



中港溪个水涼又清（北四縣腔）

三年前吾爸也過身咧，佢續變到一个無阿爸無阿姆个人。四十歲定定，日子長迢迢，無爺無哀，佢實在係盡衰過！吾爸五十歲，吾姆四十九歲，佢正出世，講起來吾爸吾姆也算係高壽，無過是吾做滿女个人命較歪，毋淨多機會膠爺哀共下過日子。扣忒佢鄺學寮讀書个時節，膠佢行嫁後做人舖娘个日子，算起來佢膠爺哀共下生活个日子，正十六、七年定定。

人過中年就緊想「爺娘想子長江水，子想爺娘無過擔竿長」這句話。爺娘過背忒，換吾想爺哀，就來想吾細細仔个時節，戴到南庄，聽個中港溪這條水日日夜夜流過歸莊个故事……

吾爸係苗栗南庄个大南埔人，吾太就戴大南埔哩。唐山過臺灣，煞猛打拚耕山耕田盡多代，吾太之前个老祖宗戴哪位？吾爸也交代个不清不楚，神桌頂頂个神主牌寫來盡清楚，吾太係唐山過臺灣个第十八世子孫，吾爸就係第二十世。佢盡記得佢細細个時節，盡愛問爸爸神桌頂寫个「赤砂公王」、「白砂公王」係麼个意思？吾爸總係盡有耐心講古分佢聽。原來，自廣東大埔个桃花村綠竹頭下，撐船渡大海，係盡艱難个大風險，有一堆「赤砂」膠「白砂」緊漂流過來擋等船身，撐來撐去行船呀行不利。好佳在，有老祖宗跪到船頭，拜託「赤砂」、「白砂」庇佑大自家平安渡過烏水溝……來到臺灣耕山耕田，咬薑啜醋，就愛膠「赤砂公王」、「白砂公王」請到神桌頂，愛像服侍自家个阿公婆共樣，世世代代愛記得自家个「本家」膠「源頭」。吾个祖公跔等吳沙先生來，先核到臺北縣三峽，後來正緩緩个徙去苗栗縣南庄个社寮。

吾爸係西元一九一九年到苗栗縣南庄个社寮出世个。佢个阿公過年个時節，膠人共下打紙炮唉，無堵好爆到自家个手，故所吾太，佢个正手三個手指定定，毋過耕山耕田，食飯寫字全做得。一九二七年吾太過身，一九二八年吾公又過身，吾爸正兩兄弟定定，該時節吾伯十六歲，有體力有頭腦做得擔當家庭，毋過吾伯盡花哩，雖然吾太吾公薄有田產，分吾伯食酒賭繳，盡遽就無哩。吾伯吾爸自細个時節，吾婆就捕兩個「花園女」轉來，自家降个細妹仔，又分人捕去做「花園女」，客家人安到「姑換嫂」；吾伯姆係「花園女」，盡早就「送做堆」咧，吾伯姆係盡愛佢，故所到外背花哩花哩，吾婆吾伯姆實在嘛無奈何！

愛分吾爸送做堆个花園女，八、九歲定定去掌牛，續分大牛牯鬪死。吾爸盡大咧續無錢好討舖娘。吾伯姆盡肯噴忒油盞燈，毋分吾爸讀書，講愛省儉油盞燈个油。吾爸盡煞猛打拚，日時頭讀南埔國校受日本教育，暗晡頭，行去南庄街頂（今南庄中山路）跔漢文先生楊竹偷偷仔讀漢文。學漢文又學打算盤……後來，楊竹先生膠第一大个細妹仔嫁分佢。

吾姆係早期南庄國校个少數女校友，頭擺頭擺盡罕得有客家个細妹仔做得著鞋去讀書。吾爸討著吾姆，討著有讀書个舖娘以外，也討著吾姐公一生人對吾爸个支持。

吾爸日語講來盡靚，算盤盡精，字寫來也盡派頭。吾姐公係日本時代林務局个工作人員，摻日本巡察本來就盡有交陪；吾爸後來熟識盡多個日本巡察，有一個鈴木先生盡欣賞吾爸，吾爸接受鈴木先生个幫助，取得日本時代賣魚仔个登記證，十八歲開始在田尾（今南庄田美村）賣魚仔，從農家子弟變成細細仔个魚店頭家。做魚店頭家一路盡順利，鈴木先生又問吾爸，想愛賺較多錢無？後來，鈴木先生又集資摻吾爸搵手，請著一張日據時代無簡單个「合法豬肉商」牌照。日本時代愛做合法个肉品商，毋係簡單个事情！吾爸二十二歲，存到一滴仔錢，就討吾姆轉屋下。偃細細仔个時節，聽過吾姆講，當時行嫁个排場盡奢華盛大，新娘个妹家係客家莊个士紳；新郎這頭，有鈴木巡察做面風。吾姆講佢出嫁毋係坐轎，係坐烏色个矮嬾車輛，自南庄街路遠一輪正駛去田尾。吾姆嫁過來以後，除了賣豬肉，又賣其他盡多個雜貨……算來算去也有賺著錢。

臺灣光復後，新臺幣換舊臺幣。吾爸因為鈴木先生該層關係，緊分新政府尋麻煩。其中有一個新政府个某某先生，日日來店項尋麻煩，吾姆謹到發毒誓：「世世代代，子子孫孫絕對不摻某某姓氏人結親家！」因為幣值大貶，囤貨不當，子女相繼出世……又堵著人事个危機，吾姐公建議吾爸遽離開南庄。吾爸吾姆徙去桃園平鎮个東勢村楊屋，吾姐公自細帶過个地方。該時節，石門水庫還冇動工，桃園縣處處係埤塘，愛用埤塘水灌溉看天田。吾爸畜雞仔賣雞仔，吾姆種菜賣菜摻度細人仔。東勢村楊屋三步一埤五步一塘，盡肯有細人仔跌落水項浸死……吾姆渡等五個盡細个細人仔，一直盡愁慮。吾爸店面大生理做慣，沿街叫罵續做毋贏人。該時節，桃園盡多大陸來个人，大陸人盡了解群聚合作个方式，較有競爭力个商業手法，吾爸自認跔人毋著。吾姆看到楊屋有宗族个細人仔跌落水項浸死……緊叫緊堅持愛轉南庄戴。

姐公到南庄國小學校坪脣，尋著一間屋仔分吾爸吾姆核宿。姐公係一個鄉紳，客家莊項个紅白喜喪事、大大細細个廟會……盡多尋吾姐公經辦……吾姐公姓楊一直盡崇拜古時楊震清白傳家四知家風，「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」，姐公一生廉潔摻人共下也盡和氣……故所，轉南庄戴，姐公庇蔭，吾爸吾姆大事化細事，細事化無事，緩緩仔行，日據時代結下个怨尤，也漸漸仔清淡下來！

當時無「節育」个觀念，吾姆緊降子，一直降了十個子女，偃一等細，係吾姆四十九歲降个。吾姆轉南庄以後，姐公做紅白帖仔个理事，盡多機會摻人搵手。後來，不係去搵手，係分人請去做「總舖師」，成為客家莊辦桌个「阿梅姊」！吾還盡記得細細仔个時節，跔等姐公、媽媽去盡多客家莊食好事、歪事个桌席。吾姆盡伶俐，手腳盡遽，對食材盡了解，就係便宜个食材，儉省个經費，吾姆也想盡辦法摻雇請佢个頭家做面風。無辦桌个時節，吾姆就自家做衫分細人仔著，屋後背種菜、種番薯、種芋仔、種地豆、畜豬仔、畜雞鴨……維持家計。農忙个時節，就搵手打「米篩目」、「菜包」、「水板仔」擔去田脣分莊肚个耕種人食點心。吾姆盡煞猛，待人做事盡圓滿，接得到吾姐公个腳。吾爸到南庄龍門口个「臺陽礦業」尋著頭路想入炭坑打礦，吾姆毋同意，驚吾爸入礦坑會死在礦坑肚……後來吾爸分吾姆堅持下，只好去做外坑道个輸送工人，日日騎自行車自南庄國小騎去龍門口上班，好天落雨，熱天冷天日日共樣，日班夜班都係騎去騎轉，就安咧，一家大大細細安定下來。

一九六三年「葛樂禮」風搓肆虐全臺灣，南庄鄉中港溪流過个地方，歸莊仔係災情！姐公一屋人全部暫時離開南庄街項，來到南庄「上崁」吾屋下共下生活。物資不豐

裕个年代，好佳在，有南庄个鄉紳李木基先生捐出李屋碾米廠个米，雖然該米分中港溪水浸泡過，煮成一大鑊一大鑊稀稀个糜，還係溫暖盡多盡多屋殼全部分水打走个南庄鄉親。無屋無舍个人，全部留到南庄國小避難，接受賑災，玻璃甕肚分水打過个醬菜，混等大水味、老鼠屎味膠碎玻璃……為著生存，大自家還係大口大口扒飯。食飽後，青壯个細賴人，全部去整路整橋，聯外个路、橋整好，再過來就愛大家「換工」，大家搵手整大自家个屋舍。無辦法「整」，就愛遽遽搭臨時个便橋，用「流籠」遽遽解決細人仔讀書，聯外物資輸入、輸出个問題，遽遽安定生活个秩序。該央時个客家莊，人情濃又盡熱烈，正幾日仔定定，政府个救援還無到，南庄人用學校、用永昌宮个所在聯絡集合，盡遽恢復生活个秩序。

「葛樂禮」風搓做大水時，吾三姊牙齒發炎，兩個面頰卵發紅燒到四十零度，嘴打毋開，講話食飯全係問題，喘氣都係問題！牙痛毋係病，痛到愛人命！大水正過，聯外交通還毋通，吾爸吾姆輪流背等十五歲个三姊，自南庄國小行到三灣鄉，再自三灣坐車去頭份就醫。歸路仔个鄉親都係勸吾爺哀，安多子女又堵到大水災，日子長迢迢壞過日咧，奄奄一息个毋使救……吾爸吾姆堅持一定愛救吾个三姊……該年吾爸四十八歲，吾母四十七歲，輪流背等十五歲个第三個妹仔，摻其他个細人仔委託分風災後客家庄个鄰舍看顧……當時吾个爺哀心肝肚一定盡痛，十五歲个病人，背到背囊頂一定係盡沉重。自南庄到三灣，一路行來，心情一定盡忐忑不安……後來花費當時新臺幣一千个銀，救轉三姊个命，這下吾三姊五十九歲，已經搵三個孫子咧！

吾爸吾姆一生為十個子女十分勞碌！僱普普个記得吾姆用一條布做成个算帶，背等僱去搵手摻人辦桌。早期有人降著嬰兒仔會送分無降子个人，嘛有人賣嬰兒仔來變錢。吾爺哀緊認為：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，甘願窮苦，就係自家个親戚來拜託送出細人仔，吾爸吾姆還係痛惜子女。爺哀省儉分吾讀書，細細仔个時節，雖然盡窮苦，著「哭眇布」（喪家麻布）做个襯裙，著阿哥著不得个球鞋，像細俵仔樣著阿哥个衫褲……不過，爺哀會買東方出版社个書分吾讀，僱小學一年生就有自家用个字典，摻削鉛筆機……行筆行到這，實在盡感恩吾爺哀對子女讀書个事情恁用心。

爺哀已經過背忒，僱也年過中年，感謝爺哀培養僱讀書，感謝中港溪該條水孕育僱个生命。客家莊頭擺个濃密个團結合作，因為親族家族个影響，僱還做得用四縣、海陸音講盡正个客家話……這下試等用四縣腔，藉電腦敘說吾所知个中港溪个故事……希望客家文化个保留，毋係留下「會講客家話个人」定定……客家人食苦耐勞，換工打拚个同村協力个精神，晴耕雨讀培養子弟个傳統做法……希望也做得藉這篇文字，摻關心客家个鄉親共下來思考，下一步客家人愛行去哪？哪位還係有真正同村協力个客家莊？

創作理念

希望客家文化个保留，毋係留下「會講客家話个人」定定……客家人食苦耐勞，換工打拚个同村協力个精神，晴耕雨讀培養子女个傳統做法……希望也做得借這篇文字摻關心客家个鄉親共下來思考，下一步客家人愛行去哪？哪位還係有真正同村協力个客家莊？

張庭枝

國立臺北護理學院嬰幼兒保育研究所

